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洛陽伽藍記校釋

〔魏〕楊銜之撰
周祖謨校釋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洛陽伽藍記校釋

魏〕楊銜之 撰
周祖謨 校釋

中華書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洛陽伽藍記校釋/(魏)楊銜之撰;周祖謨校釋. -2版.
-北京:中華書局,2010.9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ISBN 978-7-101-07426-0

I. 洛… II. ①楊…②周… III. ①寺院-史料-洛陽市-北魏(439~534)②洛陽市-地方史-史料-北魏(439~534)③洛陽伽藍記-注釋 IV. ①K928.75②K296.1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98710 號

責任編輯:俞國林

中國古代都城資料選刊

洛陽伽藍記校釋

[魏]楊銜之 撰

周祖謨 校釋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 $\frac{1}{8}$ 印張·14 插頁·228 千字

1963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9 月第 2 版

2010 年 9 月北京第 5 次印刷

印數:12001-16000 冊 定價:28.00 元

ISBN 978-7-101-07426-0

前言

北魏時期楊銜之所著洛陽伽藍記在歷史、地理、佛教、中西交通、文學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價值，是一部名著。這「伽藍」一詞是梵文 *saṅghārāma* 的音譯的略稱，意為僧院、佛寺，因為本書以記載洛陽的佛寺為主，故名洛陽伽藍記。

作者楊銜之於史無傳，以本書聞名於世。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王臣滯惑篇略載其人其事，楊氏乃北平（今河北遵化）人，生卒年不詳，北魏末年至東魏在世，曾官奉朝請、期城郡太守、撫軍府司馬、秘書監等。

在北魏時期佛教十分盛行，鮮卑族統治者對於宏揚佛法不遺餘力，大肆營造佛寺，歲無虛日，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弄得民不聊生，嚴重阻礙了社會的發展。文成帝在平城就曾經鑿山建佛窟五所，即今日世界聞名的雲崗石窟。到了孝文帝遷都洛陽以後，更是大規模興建佛寺，使得洛陽的佛寺從西晉末年的四十二所，劇增到一千多所，其發展的速度十分驚人。當時的洛陽城「招提櫛比，寶塔駢羅」，輝煌壯麗，無與倫比。楊銜之在東魏孝靜帝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年）重過洛陽時，眼見往日繁華，蕩然無存，寺廟

丘墟，滿目荆棘，不禁感慨系之，有麥秀之感，黍離之悲。他曾「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記，言不恤衆庶也」。此乃楊氏撰寫本書之宗旨。

本書是以地理著作的面貌出現的，它記述了洛陽的幾十座有名的大寺廟，按城內及城外的東、西、南、北爲序。本書以寺廟爲經，而以有關的史實、人物、傳說、物產等爲緯，描繪出一幅北魏時期洛陽城絢麗多彩的歷史畫卷。

本書作爲一部地理著作，對於洛陽佛寺的記載多係實錄，頗具史料價值，且與今日之考古發掘結果相吻合，足見其可信度之高。現舉一例，以見一斑。書中所記的「永寧寺」乃北魏孝明帝熙平元年（公元五一六年）靈太后胡氏所建造。在寺內有一座九層の木塔，楊銜之曾親自登臨，對此塔之高頗有體會，書中說：「銜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共登之，下臨雲雨，信哉不虛。」書中對此塔的位置、構造等有詳細的記載：「永寧寺，熙平元年靈太后胡氏所立也，在宮前閭闔門南一里御道西。中有九層浮圖一所，架木爲之，舉高九十丈，上有金刹，復高十丈，合去地一千尺，去京師百里，已遙見之。」並記載了塔上有容量二十五斛的金寶瓶、十一層的承露金盤、一百三十個金鐸、五千四百枚金鈴等等。近年來中國社會科學院的考古所曾經對該寺的塔址進行過發掘，證明這座木塔的規模宏大，它的基座的長和寬各約百米，臺基上有排列得十分整齊的方形礎石一百二十四

個，在木塔的中部現存高三點六米的方形土坯塔心，據推測塔高約爲一百四十七米。在木塔的基址中還發現了一千五百多件彩色泥塑，有菩薩、飛天及貴族、武士、男僕、女侍等造像。通過本書的記載我們可以窺見當年永寧寺木塔的雄姿，實屬難能可貴。

本書從多個側面反映了北魏時期洛陽的情況。如北魏王朝統治者內部互相傾軋的情況，在尔朱榮之亂時，尔朱榮率兵進入洛陽後大肆劫掠、屠戮，「王公卿士及諸朝臣死者二千餘人」，可謂殺人如麻。又如王公貴族窮奢極侈，罕有其匹，高陽王元雍「嗜口味，厚自奉養，一食必以數萬錢爲限，海陸珍羞，方丈於前」。河間王元琛自誇豪富，竟然大言不慚，以「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爲憾。又如洛陽的手工業和商業十分發達，「市東南有通商、達貨二里。里內之人盡皆工巧屠販爲生，資財巨萬」。又如釀酒業十分發達，工藝水平極高，劉白墮善釀美酒，飲後可醉月餘，有人載酒遠行，路遇強盜，強盜飲後酒醉，俱被擒獲，當時遂有「不畏張弓拔刀，唯畏白墮春醪」之語。又如文人學士出口成章，應對如流，荀子文爲了回擊李才對他的譏諷，信口答道：「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論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如數家珍，令人絕倒。又如音樂水準極高，徐月華「善彈箏篴，能爲明妃出塞之歌，聞者莫不動容」。一曲昭君出塞，能有

如此強烈的感染力，確實不同凡響。又如園藝栽培技術很高，從西域輸入中土的植物長勢良好，果實累累，白馬寺種植的安石榴個大味甜，一個石榴重達七斤，價值不菲，至有「白馬甜榴，一實值牛」的俗諺。至於本書卷五的有關宋雲、惠生出使西域的詳細記載，則是研究中西交通史、佛教史的寶貴史料。凡此種種，不一而足，可補正史之闕。本書的語言雋永，敘事簡潔，詞藻華麗，寫景狀物，極爲傳神，也是一部頗有價值的文學著作。

洛陽伽藍記原書分爲「正文」和「子注」，此乃古人撰書的一種體例，爲了主次分明，條理清楚，在正文之外，自己又加上子注，二者相輔相成，始成完璧。可是本書傳世之本已不再分列正文和子注，而是一概連寫，使人難以分清何者爲正文，何者爲子注了。先父周祖謨先生將正文、子注二者逐一分開，恢復其原貌。區分的原則是原書記載佛寺的文字係正文，原書有關官署、人物、故事的文字以及楊銜之本人的按語均係子注。如此一分，眉目清楚，涇渭分明，頗便觀覽。

本書的傳世版本甚多，如明如隱堂本、明吳琯古今逸史本、明毛晉汲古閣津逮秘書本、清乾隆王謨輯校漢魏叢書本、清嘉慶張海鵬學津討原本、清嘉慶吳志忠真意堂叢書本、清道光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本等。周先生以如隱堂本爲底本，參校古今逸史本，其它各本則擇善而從，成爲目前最佳的精校本。

洛陽伽藍記一書涉及到地理、歷史、人物、典故、名物、佛教等諸多方面，周先生均加以注釋，尤其是有關地理、史實、佛教等方面更爲詳盡，可以使讀者閱讀本書時，省卻不少翻檢之勞，尤其是有些資料較爲少見。書中並附有插圖十八幅，讀者可以從中窺見有關的版本、墓誌、造像、建築等等。另有周先生所繪圖兩幅：一爲北魏洛陽伽藍圖，當時洛陽佛寺之位置歷歷如在目前，讀者可以按圖索驥。一爲宋雲使西域行程圖，足資閱讀本書卷五有關宋雲西行章節時的參考。書名題簽乃周先生手筆。

先父周祖謨先生，北京人，生於一九一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卒於一九九五年一月十四日，是我國著名的語言文字學家，生前爲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博士生導師。擅長文字、音韻、訓詁、校勘之學，工詩詞，善書法，著作等身，在學術界久享盛名。

周祖謨先生長於古籍的整理和校勘，頗有成就，這因爲他既承受清代乾嘉考證之學，又汲取了現代學者有關語言文史各方面的專門之學，融會貫通，所以識見通達，成績斐然。他在弱冠之年即開始校勘說文解字，清代流傳的說文解字版本較多，他匯集各本進行比勘，得知平津館本所據宋刻本訛誤最少，遂寫爲校記，辨正是非，載文於國學季刊。傳世的廣韻一書訛誤較多，全書有二十餘萬字，校勘起來頗爲繁難，他匯集廣韻的二十幾種刻本、殘卷，逐一對校，刊定紕繆，終成廣韻校本一書，乃傳世之作。另外，他還

對三部訓詁書方言、爾雅、釋名進行校勘，寫成方言校箋、爾雅校箋、釋名校箋三書，爲今人閱讀古書、研究文字訓詁提供了最佳的本子。他認爲「校勘的知識，對利用古書的人，是必要的，對從事整理古書的人尤爲切要」。他說：「校勘古書所需要的知識是相當廣泛的。一方面要有關於古書的書籍知識，如古書的體制，古書的傳寫，古書的版刻，以及有關書籍目錄的知識；另一方面要有文字、音韻、訓詁的基本知識，包括文字的假借，字體的流變，古今聲韻的通轉，詞義的引申等等。除此之外，對古代的歷史文化、典章制度之類也要有所瞭解，並能運用不同種類的工具書，以解決書本上所出現的問題。然而各門學科又各有其專門知識，校某一類書，就要有某方面的專門知識，自不待言。」這是極爲中肯的話。他個人校勘古書的特色在於：一是能以自己的智慧和學識定版本上相傳的謬誤，二是善於運用前人所未用或不曾見的材料而有新的創獲，因此爲國內外學者所重視。

洛陽伽藍記校釋一書始刊於一九五八年六月，由科學出版社出版；一九六三年五月由北京中華書局出版修訂本；一九七六年六月香港中華書局曾出版翻印本；一九八七年十月北京中華書局重印第二次增訂本；二〇〇〇年四月上海書店出版新的增訂本。本書出版以後，頗獲學術界好評，多次重印，現絕版已久，需索者甚衆，故重訂付梓，

以饗讀者。

本次重版，除訂正訛誤外，並新增如下內容：

一、在書前加入本人所寫的前言，略述本書之情況及周先生在校勘學方面的成就。

二、在附錄二中刊出兩篇文章，以便讀者對本書及時代背景有進一步的了解。一篇是周先生所寫的漫談校注洛陽伽藍記的經過，原載一九八八年一期書品。另一篇是周先生所寫的北魏的佛教與政治，原載周祖謨語言文史論集。

三、在附錄三中收入周先生一九八八年八月所寫的自傳。

今蒙中華書局鼎力支持，慨允重版本書，嘉惠士林，謹表謝意。

周士琦 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九日於北京

序

洛陽伽藍記爲北魏時流傳至今的一部名著，雖然以記洛陽的佛寺爲題，可是實際上所着重記述的是當時的政治、人物、風俗、地理以及傳聞的故事等等。因此這部書不僅使我們瞭解到北魏洛陽都城的建制、佛寺的建築和歷史的古跡，同時使我們知道了許多的歷史事實。如所述宣武帝以後朝廷的變亂，諸王的廢立，權臣的專橫，閹宦的恣肆，以及文人學者的事蹟，四方人物的往來，佛教在民間的影響，外國沙門的活動等，其中有些可以與魏書、北史相證，有些可以補正史之闕略。尤其是卷五所載宋雲、惠生使西域一節，與晉法顯行傳及唐玄奘大唐西域記同爲研究古代中亞地理歷史及中外文化交流史的極寶貴的史料。所以這部書的價值很高。作者楊銜之不但熟悉當時的掌故，而且長於著述，敘事簡括，文筆雋秀，足與酈道元水經注媲美。既是地理書，又是一部史書，並且是一部極好的文學著作。

楊銜之，史書無傳，其事蹟略見於唐釋道宣廣弘明集卷六王臣滯惑篇。道宣稱銜之爲北平人，元魏末爲秘書監，「見寺宇壯麗，損費金碧，王公相競侵漁百姓，乃撰洛陽伽藍

記，言不恤衆庶也」。這幾句話已經把作者著書的要旨指出來了。例如書中譏刺胡太后立永寧寺之營建過度，諷刺王公窮奢極欲，貪歛無已；官吏曲理枉法，劫奪民財，以造僧寺；以及揭舉沙門之講經造像，欲得他人之財物等；都充分地表現出作者對當時統治者與僧徒之所爲深切不滿。北魏是佛法極盛行的時期，而僧尼佛寺之猥濫亦爲前所未有。魏書釋老志說：「在正光以後，僧尼有二百萬之多，佛寺有三萬餘所。其蕪雜冗濫可知。單以洛陽城內外而論，就有寺一千三百六十七所，侵佔民居達三分之一以上，而營建之時所耗的人力物力更是難以計算了。北魏政治的腐敗已達到極點。到孝靜帝爲高歡所迫遷都於鄴以後，洛陽這些寺宇大半爲兵火所毀。銜之於武定五年（公元五四七）重經洛陽時，不禁有黍離、麥秀之感，因此藉記伽藍以陳述史實。其中除了一部分近似小說以寓其諷刺者外，大部分都是真實的記錄。所以前代的歷史家（如司馬光、胡三省）對這部書都很重視。」

這部書傳流至今已有一千四百多年了，但始終缺乏一個善本。現在流行的幾種刻本都有錯字脫文，必須參校各本才能讀得下來。根據劉知幾史通所說，我們知道原書本有正文、子注之分，現在的刻本都連寫在一起，不貫通全書文例，很不容易分辨。前人在校勘和分析正文與子注方面已經做了不少的工作，可是除利用法苑珠林、太平御覽、

太平廣記幾種資料以外，還有許多極重要的材料未能利用。如歷代三寶記、續高僧傳、大唐內典錄、酉陽雜俎、紺珠集、類說、元河南志以及永樂大典等皆是。在分析正文子注一方面，前人又把正文分得過於簡略，與唐韋述兩京新記相似，恐怕也與原書體例不盡相合。因此寫成這一本校釋，除校勘和分析正文與子注的工作之外，又做了必要的注釋，這樣讀起來就方便得多了。

此書草創於一九四四年五月，最初只着重於校勘，後來因為卷五宋雲行記的材料不易讀得懂，才着手作注。授課之暇，時作時輟，直到現在方寫成全書，前前後後，將近十二年。十二年不為不長，然成就之微薄如此，令人慚愧。在進行校勘注釋當中，還得到許多位先生的幫助，永樂大典的資料就是趙萬里先生告訴我的；稿中涉及梵文處又曾經得到季羨林先生和印度教授師覺月先生(Prof. P. C. Bagchi)的指教，有些一時找不到的參考書和難得的照片又蒙朋友們惠借，使作者於艱辛的歲月中所草創的一本書，得以最後寫成，這是作者所深深感謝的。這本書原稿已經增訂刪改過三次，其中遺闕不備的地方還很多，希望得到讀者的指正。

周祖謨 一九五六年一月於北京大學

叙例

一、洛陽伽藍記之刻本至多，有明刻本及清刻本。明刻本主要有三種：一、如隱堂本，二、吳瑄所刻古今逸史本，三、毛氏汲古閣所刻津逮秘書本。如隱堂本不知何人所雕，板刻似出於嘉靖間；趙萬里先生謂：「此書蓋爲長洲人陸采所刻。范氏天一閣藏書中有采所著天池山人小藁，內有『如隱草堂』之名，此伽藍記之板刻字樣正類蘇州刻本，故疑爲陸采所雕。」案「如隱草堂」四字見小藁壬辰藁卷末。采爲嘉靖進士陸粲之弟，從都穆學古文詞，於文喜六代，爲諸生，累試不第。詳馮桂芬蘇州府志卷八十六。逸史本則爲萬曆間所刻也。二者來源不同，文字有異。津逮本刊於崇禎間，據毛斧季言，原從如隱堂本出，而有改竄。蓋據逸史本校改者。至於清代刻本，則有四種：一、乾隆間王謨輯校之漢魏叢書本，二、嘉慶間張海鵬所刊學津討原本，三、嘉慶吳志忠真意堂叢書活字本，四、道光吳若準洛陽伽藍記集證本。考漢魏本乃出自逸史本，學津本即據津逮本翻雕，而小有更易。真意堂本，則又參取津逮、漢魏兩本以成者。至於吳氏集證本，雖云出自如隱，然亦略有刪改。凡別本有異者，均於集證中詳之。綜是而言，伽藍記之傳本雖多，惟如隱堂本及古今逸史本爲

古。後此傳刻伽藍記者，皆不出此兩本。故二者殆爲後日一切刻本之祖本也。校伽藍記，自當以此二者爲主。如振裘挈領，餘皆怡然理順。苟侈陳衆本，而不得其要，則覽者瞶亂，勞而少功矣。

二、如隱堂本，今日易見者，爲董康及四部叢刊三編影印本。至於原刊本，殊不易覲。北京大學圖書館所藏李木齋書中有之，無清人藏書印記。余所據者爲董本。昔毛斧季云：「如隱堂本內多缺字。第二卷中脫三紙，好事者傳寫補入，人各不同。」案董本卷二闕四、九、十八三板，與毛氏所言一致。董云：「從吳氏真意堂本補此三葉。」案真意堂本，第九葉「受業沙門亦有千數」下，有「趙逸云暉文里是晉馬道里」十一字，董本此語乃在前「高門洞開」下，津逮本同，由是可知董本所補者，亦非盡據真意堂本也。而四部叢刊及李氏舊藏之原刻本亦闕此三葉，其所鈔補，又均與董本無異，如出一轍，殊不可解。

三、明永樂大典中有引及伽藍記者，見於卷七三二八陽韻郎字下者一條，卷一三二八二二至一三二八二四真韻寺字下者三十三條，合之約當楊書五分之三。可謂富矣！案大典雖爲明人所修，而所取之書，殆皆宋元相傳之舊本。然則其中所引，不啻爲明以前之一古本也。又繆荃孫所刻之元河南志，其卷三所記後魏城闕市里之文，一望而知

出於伽藍記。繆謂原書蓋襲宋敏求之舊志。宋敏求書見宋史藝文志，凡二十卷。果爾，則所

錄者又爲北宋本矣。此二者前人均未道及，故特表而出之，使覽者知校勘伽藍記，除採取諸刻本外，尚有此重要之資據在焉。觀其內容，河南志之文最古，大典所引多與逸史本相同。由是益可知逸史本與如隱本不同，自有其來源。

四、伽藍記之有校本，自吳氏集證始。然簡略且有譌謬，未爲精善。近乃有二校本：一爲大正藏卷五十一所收之校本，原書據如隱本排印，而參校衆本，列其異同於下。惟不及古今逸史本及真意堂本。一爲張宗祥先生之合校本。此書不以一本爲主，但合校各本，擇其長者而取之。凡有異同，皆備記其下，而不加斷語，足以見其審慎。然撮錄之時頗有譌奪。如卷一「胡統寺」條脫「其資養緇流從無比也」九字。今之校本，以如隱堂本爲主，而參用古今逸史本，校其同異，定其是非。凡義可兩通者，注曰「逸史本作某」。逸史本誤，槩從如隱本。如隱本誤字較多，皆取逸史本校正。原書俱在，可覆案也。至於津逮、漢魏以下各本，亦均在校讎之列。如有可採，必擇善而從。若津逮同於如隱本，漢魏同於逸史本，正其淵源所自，不復言之，以免殺亂。斯所謂振裘挈領也。若津逮不同於如隱，學津又不同於津逮，蓋據逸史本或漢魏本而改，故亦不備舉。或出一二，以見其源流而已。夫校書之事，最忌臆斷，苟有真知灼見，又不可全無是非。

今所校改，皆舉其證。間有依文例或上下文意而確知有脫誤者，則以意訂正，並陳明其故，惟學者斟酌之。凡依文例增加之字，字外均以「」爲識。

五、唐劉知幾史通補注篇云：「亦有躬爲史臣，手自刊補，雖志存賅博，而才闕倫叙，除煩則意有所恡，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爲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由是可知銜之原書本有正文子注之分，今本一槩連寫，是混注文入於正文，與原書體制不合。此意自顧千里發之。見思適齋集卷十四洛陽伽藍記跋。爾後吳若準爲集證，乃本顧氏之說，畫分段落，子注皆分行書之。然所定正文太簡，注文過繁，恐非楊書之舊。吳氏之後，唐晏爲洛陽伽藍記鉤沉，復重爲分畫，以視吳本，眉目稍清，然猶有界域不明者。以予考之，此書凡記伽藍者爲正文，涉及官署者爲注文。其所載時人之事蹟與民間故事，及有銜之案語者，亦爲注文。唐晏鉤沉以有銜之案語者爲注中之注，古本不可得見，今皆列爲子注，不復分別。如卷一「永寧寺」條，開元釋教錄引之，而不錄常景之傳記及「銜之嘗與河南尹胡孝世」云云數語，是其明證。循此以求，條理不紊。其卷五記「宋雲西行求法」一節所載道榮傳云云，亦均爲子注。考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雀離浮圖」一節，全不引道榮傳語，即其證也。陳寅恪先生謂此即本於魏晉南北